

開講吧，戰友！



■在遼寧邊檢總站丹東邊境管理支隊，老兵范鴻志向毛岸英學校的師生講述戰鬥故事。

義工站組織老戰士宣講往事 弘揚志願軍精神熏陶後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遼寧丹東報道

江斷橋上參與很多紀念活動。」

戰士、武警官兵都講過戰鬥故事，也在鴨綠到義工站的活動中去的。「范老給我們邊防今年九十五歲的老兵范鴻志是，批參與月，這也正是在崔瑞創辦義工站的不久後。志的名字」旁，標註的日期是二〇一五年8名被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在志願軍老兵范鴻一面國旗上，百餘位志願軍老戰士的手寫簽在丹東一家親慈善義工站站长崔瑞收藏的

作為70年前志願軍奔赴朝鮮戰場的祖國起點，遼寧丹東被譽為「英雄的城市」。如今，仍有大批志願軍老兵生活在丹東鴨綠江畔，他們的故事和精神流淌在這座城市。在丹東一家親慈善義工站的組織下，老戰士們在這裏紀念憑弔埋葬在異國他鄉的戰友，更讓志願軍精神在這座英雄城市中延續並發揚光大。

武漢爆發疫情 老兵自發捐款

從2015年義工站成立至今，年近50歲的站长崔瑞就幾乎放棄了所有休息時間。「我們每個周末都會組織老戰士見面，每逢大的紀念日我們還會組織老戰士演出。」在丹東公安系統工作的崔瑞，同時也是一名駐村幹部。「好多老戰士也通過我向農村的貧困戶捐款捐物，最近老戰士還為農村捐助了一套兒童遊樂設施，讓農村的孩子和城裏一樣，有個快樂的童年。」就在今年2月武漢疫情爆發時，義工站的老志願軍老兵們還自發通過丹東慈善總會向抗疫一線捐款。

志願軍老戰士趙魁英是崔瑞特別敬佩的一位老人。「83歲開始自學鋼琴，如今能夠自彈自唱很多歌曲。」1950年10月隨志願軍首批隊伍秘密入朝，趙魁英先後參加了朝鮮戰場的五次戰役，在1953年11月的一次遭遇戰中，他首先發現了敵軍的兩名通訊員，隨即扔出2顆手榴彈炸死2名敵軍。在隨後兩軍交火時，他還英勇繳獲敵軍裝備。戰後，他才

發覺，自己的胳膊、腿甚至頭部都被子彈和炮彈碎片擊中，落下傷痛影響至今。

然而老人並沒有被病痛擊倒，在熬過去老伴的傷痛後，他選擇自學鋼琴，用積極向上的音樂向後人傳達老兵不老的樂觀精神。如今，在鴨綠江畔，像趙魁英一樣的老兵們，一邊參與到宣講活動中，一邊用積極樂觀的晚年生活展示着志願軍精神。

►通過義工組織牽線，丹東志願軍老兵與重慶的戰友重逢，相擁而泣。

受訪者供圖



■趙魁英在他鍾愛的鋼琴前敬軍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在范鴻志將近一個世紀的人生中，當過亡國奴也見證了中國民族的強盛富強。「我5歲，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當了14年亡國奴。」老人回憶起那段恥辱的家國歷史，「我親眼看到日本人一刀捅死中國百姓，血灑得到處都是。」少年就成了亡國奴，這是老人一生都難以釋懷的經歷。「當我高中畢業已經考上了長春大學的時候，抗美援朝開始了，我就決心上前線。」

投筆從戎，這是范鴻志的人生選擇。「當時我的指導員建議我，應該去參加土改，更適合我。」但對於亡國奴的恥辱滋味，他不想再嘗。「我看到過國家支離破碎，那是修補的經歷。」於是寫了血書，他毅然加入到志願軍的隊伍。「我當時的想法就是，一旦美國從鴨綠江打過來，那我又一次當了亡國奴，這是多麼可怕的前景！」

「抗美援朝最後一次戰役叫金城戰役，當時首長給我的任務是戰爭前線的北漢江架橋。」作為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後一次戰役，金城戰役是極為關鍵的一場戰役。此時在志願軍60軍擔任司令部工兵參謀的范鴻志更深知這次任務的重要意義——必須保障物資順利抵達前線。「當時首長問我有什麼困難嗎？我說這周圍樹也砍得差不多了，架橋備料有點困難，首長說有支援部隊。」正當范鴻志信心滿滿地表示「肯定能完成任務」時，一個更大的考驗落在了他的身上。

可拆卸便偽裝 令敵人判斷失誤

「橋架好了，只能說你是完成任務的一半！」范鴻志回憶起當時首長的炸了，你等於沒完成任務！」老人下意識地撓撓頭，彷彿變回到戰場上那個緊張接受任務的熱血少年。「橋斷了，運送物資的汽車過不了。」他當時和自己較勁：「必須完成任務！」他絞盡腦汁，「我過去在書上看到過的德國水陸兩用坦克，這給了我啟發，就邊走邊跟工兵排的人說，把過去我們繳獲日本的鐵轆轤轆轤運過來。」這時，一個方案已經在他的腦中形成，他要利用敵人的「炸橋心理」智保這條運輸大動脈。

他先是按照以往的架橋方式，在北漢江兩岸的淺水區域中鋪設好橋樑的金屬樑並填滿石頭，讓兩岸看起來是橋樑兩頭的樣子，「中間我就利用鐵轆轤和木頭。」鐵轆轤是一種長條形的架橋用材料，方便拆卸和移動。「我就計劃，夜間用鐵轆轤和木頭架起中間部分，這樣橋就通了。等天亮了就把鐵轆轤和木料拆下來，運到北漢江上游的地方隱藏起來，這樣敵人看不上，這段橋就像已經被炸斷了一樣。」回憶至此，老人終於展開眉頭，稍顯輕鬆，「因為這次任務我立了個人三等功。」

戰場不計生死 只為國富兵強

「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我為的就是國富兵強。」戰場上的范鴻志不計生死，「在朝鮮戰場我真正體會了什麼是槍林彈雨，但我總有刀槍不入的感覺，不怕死！」1951年入朝，經歷了戰爭的洗禮，范鴻志從初入朝鮮時任職工兵排軍事教員，到後來調入志願軍作戰部隊高級部門司令部擔任工兵參謀，他用戰場上的行動詮釋了他心中的志願軍精神。「打出了國威，造福於兒孫！」

步入晚年，范鴻志仍積極參與到抗美援朝志願軍精神的弘揚和傳承中。「我總感覺老了不能『白吃飽』，總想能多參加社會活動。」老人從未停下自己作為軍人的腳步。「我就思考我還能幹啥？只能把過去的戰鬥故事，我們解放軍，志願軍的集體故事講一講，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故事。」從丹東邊防戰士到公安幹警，從小學生到大學生，范鴻志不遺餘力發光發熱。「現在在崔瑞的義工站活動搞得很好，也希望通過我講的故事弘揚志願軍精神，讓後人得到教育。」

志願者5年拍500軍禮照 留存老一輩志願軍榮光



■高磊（後）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為前來掃墓的老兵李維波拍照。 受訪者供圖



■涂柏毅敬禮照。 受訪者供圖



■2017年12月，高磊為時年87歲的老兵張富貴拍攝。 受訪者供圖

這已經是「80後」「紅館志願者支隊」支隊長高磊第8次來到將慶泉老人家裏。「我拍的老兵戰鬥經歷非常豐富，他們參與過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以及對印自衛反擊戰、珍寶島戰役、抗美援朝戰爭、對越自衛反擊戰。」照片中的老兵，有的失去了手指、手臂，有的沒有了雙腿，有的帶着一身彈片



■蔣慶泉講述當年戰鬥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特稿

「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沒承認過我是王成原型。」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再一次發問，蔣慶泉說出了深藏心底的答案：「我認為這個原型，是我屁股底下，左一層右一層的死難烈士，他們才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真正的英雄，所以我不能承認。」說到激動處，他止不住哽咽，雙唇難以控制地抖動。「我時時是必死的決心和戰友們一起喊出『向我碉堡頂開炮！』」

佔領目標山頭 連隊剩十幾人

蔣慶泉的老家就在遼寧省錦州市的大嶺村，他從這裏參加了解放軍，又加入志願軍入朝作戰。1953年4月，在志願軍23軍67師201團5連擔任步兵機員的蔣慶泉與連隊一同接到了對戰美國王牌部隊第7師的命令：「攻佔朝鮮石岬洞北山，扼守陣地，組織炮火大量殺傷反擊之敵。」激烈的廝殺中，24歲的蔣慶泉眼見着自己的連長陣亡、排長陣亡、班長陣亡……幾輪爭奪後目標山頭終於被我軍成功佔領，但165人組成的加強連，只剩下十幾名戰士。

「都說志願軍是小東加步槍，我們和美國鬼子兵力相比，可不只是相差懸殊。」作為步兵機員的蔣慶泉，自1952年入朝作戰便始終跟隨前線部隊激戰，「步兵機員始終要衝在前線，撤退時還必須是最後離開戰場。因為我是首長的『耳目』，你要指揮炮彈往哪打，要向高級指揮部隨時報告戰場的情況。」正是衝在前線的出生入死，讓他親歷了志願軍的艱苦作戰。「山上沒有物資，炮彈運不上去，我們的志願軍就用抗日和解放戰爭的土辦法對付人家的飛機大炮，用帽子裹着炸藥就是一個手榴彈，鐵管子塞點炸藥就是破城錘……」

戰友重重保護 成功匯報戰況

「我身邊待命的戰士有的抱着我的腿，有的攙着我的腰，都是在保護我能順利向指揮部報告。」眼看着敵人一步步逼近，蔣慶泉緊急向電話那頭的指揮部做了匯報。「當時在沒有投彈的情況下，我就抱着必死的決心喊『向我碉堡頂開炮！』」蔣慶泉悲壯地認為全連戰士與敵人同歸於盡，將換來寶貴的一場勝利。「當時是我們十幾個戰士一起喊的，但可能指揮部只聽到步機機裏我的聲音，就以爲是我自己喊的。」這才有了後來《英雄兒女》裏王成高喊「向我開炮」後英雄就義的經典一幕。

那次是已經堅守兩天一夜的蔣慶泉拼盡全力的最後一搏。然而，由於我軍的裝備物資極度匱乏，他並沒有等來「自己的炮火」。「我知道不能活了，還不能做俘虜，哪知道，我方沒炮了，敵人也不打炮，放出毒瓦斯，就是要抓活的。」當蔣慶泉再次醒來時，他已是滿身鮮血躺在美國的俘虜卡車裏……

經歷寫成打油詩 厚厚手稿載往事

1954年雙方開始進退戰俘，蔣慶泉和眾多志願軍戰俘被遣返回來。儘管回到祖國後，曾經因為戰俘的身份度過了一段煎熬的歲月，蔣慶泉也從未主動跟家人提起。一生清貧的蔣慶泉，耳聰目明、樂觀豁達。採訪最後，他放鬆地做了幾個標準而有力的俯臥撐，還給眾人比出一個「V」字，勝利的手勢。

蔣慶泉的書桌上還堆着厚厚的一疊手稿，記錄着他作為解放軍、志願軍以及歸國後的經歷。「現在老了，好多事情記不住，但過去的事一下就能想起來，我就把戰場上的事寫成打油詩，也不想出版，就留給自己看。」

過完終生。「戰爭年代我們的英雄很難留下影像資料，我們這些活着的老兵老英雄有的也甚至沒有一張軍裝照。」作為志願者多年的高磊感到痛心，「軍禮計劃」也由此誕生。「為老兵圓夢！」

2017年，高磊第一次結識蔣慶泉並拍下了老人敬軍禮的莊重一幕。翻看高磊歷時5年為全國各地老兵拍攝的近500張軍禮照，每一張背後都有一段志願者與老兵的感人回憶。「2018年10月，蔣老到瀋陽參加我們組織的一次老兵活動，這才知道他的抗美援朝紀念章3月份就去了，唯一心願就是找到這枚章。」

老人丟失紀念章 史館展品慨相贈

老人丟的這枚紀念章意義非凡，那是全國性機構在戰爭期間頒發的僅有的兩種紀念章之一，是志願軍參戰的

重要證明。「這事兒我得管！」高磊先是通過熟人打聽，而後輾轉各地的舊貨市場、文物市場，如大海撈針。「在2019年我終於找到了一枚紀念章，就在我們的後勤史館。」他口中的史館就是位於遼寧瀋陽的東北軍事後勤史館，這裏展陳着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多個時期原瀋陽軍區的後勤工作史料和文物。「沒想到，我跟館長徐文濤大校一說，他就同意了。」他想起當時館長的一句話：「展品珍貴，情義無價！絕不能讓革命老前輩流血又流淚。」2019年3月9日，這枚滿載着志願者和軍區退休幹部兩代人民對志願軍情誼的紀念章，被送到了蔣慶泉老人手中。

因雪地凍傷截肢 無礙寫一手好字

在他的鏡頭下，很多老兵已是垂暮之年，卻也要使盡渾身力氣敬個軍禮。「最令我難忘和感動的，是在四川成都拍的一位志願軍老兵，他叫周全弟，被稱為『中國保爾』。」在異常寒冷的朝鮮戰場，老人被敵軍圍困在雪地里整整3天3夜，後來被戰友發現時已是全身沒了知覺，雙手雙腳嚴重凍傷。「雙手從前臂，雙腿從大腿根部，全部截除。」高磊難以形容見到老人時的那種震撼。「老人回國後就堅持用殘臂抱着毛筆寫字，而且書法作品水平很高，什麼是志願軍精神？我想這就是了。」



■高磊拍攝的由老兵敬禮照組合而成的巨幅照片。

受訪者供圖

「活着的邱少雲」 八旬仍做講解員

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醫院（又稱「榮軍院」）是目前全國規模最大、殘疾軍人最多的休養院。高磊曾幾次入川採訪並拍攝那裏的傷殘軍人，每一次他都收穫了震撼和深深感動。「涂柏毅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幾位老兵之一，他到晚年一直堅持在榮軍院做講解員，這種精神也很偉大。」說起與老人的初見，高磊感慨萬千，「說實話，我是不太敢直視老人的臉，看到他，讓我心裏很難受。」

「我是2018年11月第一次去四川榮軍院見到的涂老。」他很容易就回憶起那次令他難忘的見面細節，「看到他不僅是震撼，而是很難難受。」自1950年10月入朝，志願軍老兵涂柏毅參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戰役，而就在第四次戰役中，他未能逃過敵機的狂轟亂炸，最後是靠着頑強的意志才死裏逃生。

第四次戰役時，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為制止美國为首的「聯合國軍」及其指揮的韓國軍發動的攻勢，正積極爭取時間掩護後續兵團到達，進行反擊準備。一個下午，涂柏毅隨部隊埋伏在山坡上，敵機

在他們頭上來回盤旋，投下的凝固汽油彈爆炸後，他所潛伏的區域，都變成了一片火海。「全身上下沒有一處是好的，當時被燒得血肉模糊，為了逃生，他鑽到一個很小的石洞里裏，才生存了下來。」1956年退役後，涂柏毅就轉到四川榮軍院休養。

曾赴京匯報演出 獲中央領導接見

作為遠征戰火的一代人，根本難以想像老人被汽油彈燒傷致殘後，在身體和心理上克服了怎樣的重重難關。「老人一輩子沒結婚。」涂柏毅回國治癒後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光，「實際上老人是天天不敢出門，有些小孩子見到他會感到害怕。」最令高磊感到敬佩的是，老人還在榮軍院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事業。1958年6月1日，他所在的傷殘軍人演出隊到北京作匯報演出，受到了周恩來、朱德、陳毅、賀龍等中央領導的接見。此後，涂柏毅活躍在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線。如今，89歲的他依然堅持為來榮軍院參觀的觀眾做講解，「涂老也被稱作『活着的邱少雲』，他的一生就是樂觀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寫照。」

雖未赴前線作戰 後方支援亦英雄

特稿

丹東老兵宣講團的志願軍老兵們積極梳理自己親歷的戰鬥故事，力求全面、真實再現朝鮮戰場上的戰鬥風雲。特別是前線之外，那些雖然沒能進入前線作戰但依然默默付出並堅守崗位的志願軍的故事，也應被後人記憶。

自告奮勇排雷 解除艦艇威脅

88歲的老兵李生華是一位從未「登陸」朝鮮的志願軍，他的故事正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海防戰線的一個縮影。朝鮮戰爭時，東北軍區緊急成立了海防巡邏大隊以應對海上武裝力量不足的短板。「1950年我是作為陸軍入伍，但一直在海上執行任務。」1952年正在黃海航行的李生華和戰友受到了來自敵軍水雷的威脅，黑色的巨大水雷頻頻出現在航行水域。「巡洋艦不敢靠近，因為當時不知道是什麼，上級命令打撈上來。」作為無線電報員的李生華自告奮勇上了排雷一線，經過和戰友的努力，水雷被成功安全運送上岸。「我們抓水雷的經驗也在整個大隊推廣開來，2個多月的時間裏，整個大隊炸了20多個水雷，最後集中銷毀的時候聲光震天，我們的護衛船要是碰上一個就失去戰鬥力。」

親眼見證死亡 回憶難抑傷痛

志願軍老兵姜守英則是始終堅守在丹東政治大後方的醫護。作為當時部隊中年齡最小的護士，她哭著面對死傷到最終從容面對救治，並終身服務在醫療系統中。「那時

很多受傷戰士都以為回國就有希望了，但是傷殘太重了，搶救不了，很多人就犧牲在這裏。」如今81歲的她紅著眼眶說，「我印象特別深的，有一個南方的戰士滿頭鮮血，一把死死地抓住我的手，大口喘氣卻說不出話。」直到護士長來到他的身邊，「護士長拉着他的手說，『我明白你，你放心，我一定會告訴你的父母，你回來了。』」老人止不住哽咽，「話說完，他就閉上眼了。」如此傷痛的記憶讓他至今都難以平靜地回憶那場戰爭。

難忘犧牲戰友 製作展板記錄

志願軍老兵謝長平則是那個為志願軍戰士留下珍貴紀念的關鍵一人。從朝鮮戰場回國後，作為文藝兵的他始終忘不了那些犧牲在異國的戰友、烈士，於是他用編年史的方式表達了，將志願軍從入朝作戰到戰後歸國的歷史一一記錄下來，並做成國圖並茂的展板，推著一輛三輪車穿梭在丹東的大街小巷。「丹東市內，軍服，我都去過，後來一個軍報的記者把我的故事寫成了報道，這才有了後來建成的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

當時的流動展車就成為了後來建成的全國唯一一個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戰爭和抗美援朝運動歷史的專題紀念館、抗美援朝紀念館的雛形。「剛建立起來的紀念館中，主要的照片和內容也都是按照那個形式做出來的。」後來在紀念館保管部任職的謝長平，也曾多次赴朝鮮為展館建設考察學習。「在朝鮮，我更感受到中朝友誼的牢不可破。」

利用敵人心心理 智保運貨橋樑